

标准、知识产权和竞争
借此机会探讨标准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中欧研讨会，中国北京，2007年10月31日

这是谁的游戏？
21世纪十字路口的标准及其专利权

由康斯坦蒂诺·卡拉卡里奥 (Konstantinos Karachalios) 博士陈述

康斯坦蒂诺·卡拉卡里奥是一位核反应堆安全学博士，加入欧洲专利局之前是一名项目负责人，还是法德在核工厂大型事故的预测及模拟合作项目中的协调人。自1987年以来他就一直在欧洲专利局，在欧洲专利局驻维也纳的分办事处当审查员，负责销售行政的调整工作。从1999年到2000年，他担任国际学院的校长。从那以后他就一直致力于发展中国的合作项目，并负责与国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之间的关系。他是欧洲专利局未来方案项目核心人物小组的成员，也是欧洲专利局纲要的合作编辑。

摘要

欧洲专利局面临着来自至少三方面的专利标准问题：

- 操作性的：为了出色地完成审查工作，十分努力地获取合适并及时的文件（通常通过在各标准制定组织的会员资格）
- 技术性的：跟踪调查技术发展，并计划安排足够的资源（技术观察）
- 政治性的：如何应对标准与专利权领域及其地缘政治层面的内在冲突。

此次陈述的内容为欧洲专利局为处理令人头痛的政治问题所做出的努力和积极性，表现形式主要为正在进行的与主要标准制定组织的协商对话以及“未来方案”项目终于标准有关的方方面面。

导言

最近一份欧洲报纸¹上的一篇文章写道，中国与三十年前开始对外开放，如今开放的角度更进一步加快，而“西方”世界还并未完全把握住开放中的中国及其在世界舞台上重新定位的历史重要性。但这篇文章还写道，如果这些发展变化以及可能为人类带来的好处被我们错误的理解和判断，就可能导致新的保护主义、国家主义和孤立主义，而这样的情形并不只局限于西方。

知识产权和工业标准并不是这场全球游戏中的二流角色，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他们都已经成为了主角。你们可能知道德国的总理在担任欧洲联盟主席期间提出了一项建议，要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跨大西洋市场，涵盖欧盟和美国。金融时报中一篇名为“默克尔的跨大西洋计划初见端倪”的文章写道，“这项计划，以一份机密的 12 页大纲形式提出，列出了美国与欧盟应加强合作的四个方面——**知识产权、能源与环境、工业标准和资本市场**。”²美国的高层已经对这些计划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于 2007 年 7 月举行了第一次跨大西洋经济委员会的会面。³

那么，此次研讨会的组织者显然是要解决（不仅限于）西方世界的这四项首要战略目标其中两项，他们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举行了研讨会。我非常荣幸能够参与会议并代表欧洲专利局，我敢肯定，中国知识产权界对这个组织并不陌生。因此我想要感谢我们的组织者邀请欧洲专利局参加这个重要的活动，也要感谢他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

¹ 见 2007 年 9 月 17 日“Die beruhigende Nutzlosigkeit der grossen Mauer”, the Neue Zürcher Zeitung, 或查看

http://www.nzz.ch/nachrichten/kultur/aktuell/die_beruhigende_nutzlosigkeit_der_grossen_mauer_1.556363.html

² 见 2007 年 1 月 26 日，《金融时报》，《默克尔的跨大西洋计划初见端倪》，或查看

<http://search.ft.com/ftArticle?queryText=merkel+transatlantic+plan&y=4&aje=true&x=19&id=070126000308>

³ 见 2007 年 6 月 27 日，《金融时报》，《解除壁垒的跨大西洋谈话》。

生平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不论对我这个希腊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这个国度都是人类最灿烂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对于我们中间的西方人来说，角度的转换可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到眼前发生的一切。亿万人民的坚定决心和不懈努力造就了主要的地缘政治转换和剧烈变化，这必将给全球的平衡状态和实力均衡带来改变，更重要的是，如果现在的消费方式没有得到大的改变，就算可能实现革命性的技术飞跃，我们星球上的自然资源能够承受的压力肯定会更加接近它的极限。

在我们的工作领域、技术及技术平台之上，我们都在应对一种截然不同的资源和知识，它们在很多方面都可能不会枯竭也是非对抗的。但自然资源承受的压力仍在不断加大。正如我们的方案纲要⁴中提到那样，这种资源的性质和可用性正在发生改变，而我们称之为“知识矛盾”：“如果使用权、管理、生产和所有权不能适当地被人们所选择，那么信息的增多并不能带来相应知识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创新就会减少”。⁵

欧洲专利局的利益

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说，等一下，这些欧洲专利局方案是什么，除了作为一些标准制定组织（具体哪些？）的会员以外，欧洲专利局参与这次研讨会的动机何在，是为了获取适当、及时的文件吗？

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合作

我猜在座的各位中一定有一部分知道，欧洲专利局是中国专利局

⁴ 见欧洲专利局，2007年，未来方案，第27-29页，或查看

[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63A726D28B589B5BC12572DB00597683/\\$File/EPO_scenarios_bookmarked.pdf](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63A726D28B589B5BC12572DB00597683/$File/EPO_scenarios_bookmarked.pdf)

⁵ 同上，第29页

(现在名为国家知识产权局) 的主要合作伙伴。你们可能知道欧洲专利局与中国专利局的合作与 1985 年就开始了 , 而中国专利局正是在那一年成立的 , 同时还颁布了一部新的专利法。在我们慕尼黑的主要建筑竣工前 ,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先生在欧洲专利局接受过培训。22 年后的 2007 年 7 月 , 我们签订了一份战略伙伴协议 , 这标志着我们的关系有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但欧洲专利局的另外两个层面可能是你们尚不清楚的。

与标准制定组织之间的对话

欧洲专利局在一年多前开始开展标准制定组织与专利局之间的对话。我们并非报着学术研究的兴趣 , 而是由于意识到知识产权政策亟需专利权和标准遵循两相有益的轨迹发展 , 因此这紧密相连双方进行建设性的谈话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这最终会使我们采取更为具体的措施 , 例如在标准制定组织和专利局两方面为进行研究 , 也为提高实施适当战略的透明度而搜集更好的文件。

在 2006 年 9 月的第一届讨论会上 , 我们有所选择地邀请了一些与我们建立了一些联系的标准制定组织 , 目的是组织已经在欧洲专利局和主要的标准化机构之间进行的开放性对话。作为一个实施机构 , 我们的方式更为实际一些 , 可以通过一个问题来表达 , “在不对基本原则提出质疑的前提下 , 如何使现在的情况得到改善 ? ”

因此我们选择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举行会议 , 从而使会议至少在一开始就有一场生动并有些对抗气氛的辩论。但由于讨论的开放性 , 并且以实践为导向的而非受意识形态驱使 , 此次讨论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 , 也提出了一些有实际意义的建议。尤其是专利机构和标准机构之间的更紧密合作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接下来对这些目标的追寻将我们带到了 2007 年 7 月的太平洋地

区，我们（作为唯一在场的专利局）以“积极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于日本神户举行的第十二届全球标准合作会议。⁶

方案计划

另外一项并不明显，我敢说是具“首创性”的行动是有关上面提到的方案计划，这项行动于 2007 年 4 月公开启动，当时的欧洲联盟主席，现任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也出席了启动仪式。政府机构、欧洲委员会以及全世界的非政府组织、学术和政治智库、基金会等对出版本身以及所应用的方法论持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而矛盾的是，在法律上来讲，欧洲专利局是个非政治化的机构，这却被证明是欧洲专利局实施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全球项目的优势所在。诚然，欧洲专利局所处的特殊位置可能正好能够聚焦“全局”，因为它是个自筹资金的地方性机构，并不像其他几乎所有的知识产权公共部门那样受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控制。但为了达到这样的状态，我们必须抵挡来自遵循“照常营业”的机构化逻辑、建立以欧洲专利局为中心的未来展望或提出行动指示的诱惑。因此，在为期两年的项目过程中，欧洲专利局采访了全球科学界、商界、政坛、伦理学界、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大约 150 位要人——包括评论家，就知识产权和专利权在未来十五至二十年可能有怎样的发展变化征求他们的意见⁷。

我们的方案——关于未来似是而非的相关规划——在一系列的讨论会上逐步建立起来。他们建立的框架可能会让完全不同的团体通过多个层面看待知识产权的问题，并在更广的范围内让这个系统对商业、社会、国家利益和处于国家利益核心位置的技术之间的平衡问题

⁶ 见以下文章的结论部分：

portal.etsi.org/docbox/Workshop/GSC12/GSC12_IPR/gsc12_ipr_15r1%20Report%20of%20GSC-12%20IPR%20WG%20.ppt

⁷ 见 <http://www.epo.org/focus/patent-system/scenarios-for-the-future/interviews.html> 和

<http://www.epo.org/focus/patent-system/scenarios-for-the-future/detailed.html>

做出更好的回应。另外，我们选择的驱动力方式提供了一种途径，能够审查有强大、秘密却持续不断的变化驱动力动态可能引起的不连续性，并根据这些结构变化做出新的规划。

在这样错综复杂和剧烈变化的形势下，自我指引和适应的能力将会显得非常重要。从 2007 年的立场来看，专利权和知识产权的领域会延着几个方向进行发展。我们已经根据所选的驱动力发挥其效用的方式，对其中四个方向进行了调查。

未来的四套方案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请系紧你们的安全带，我们马上就要飞往未来，飞向 2025 年！

我们并没有改变现行的参数标准，只是按下了快进键。在我们的第一站里，**市场规则**即商业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在这个阶段，一个系统的巩固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这个系统在自己的分量下逐渐瓦解。新的主体形式——当然包括更深层次的服务——都可以获得专利，越来越多的游戏者参与到这个系统中来。跨国公司利用他们建立强有力专利权投资组合的资源维持着实力的均衡，在一个越来越轻易打官司的世界里强化着他们的权利并推进着专利权的日程表。最关键目标是利益相关方价值的增长。专利权作为一种达到这一目的的一项金融工具得到广泛运用。面对空前巨大的专利权申请量，系统内的各种合理化行为都会发生，系统逐渐走向协调一致，专利权之间达到相互承认。市场决定着系统的命运，对可见盈余的管制较少。专利拖捕、限制竞争行为和标准问题都要经过仔细的审查。

在这样的环境中，串联式的标准——专利权是什么样的呢？大公司居主导地位的现象并不奇怪，标准的设定人将是这些强大游戏者之间的战斗。他们追求全球范围内的协调一致/合理化行为，在工业标准

的领域内却只有自然的商业利己主义——这仍然是一场在私有部门之间进行的游戏。新的游戏者（例如拖捕）看到了机会来确定有价值的金子或者能阻挡他人的权利，或者甚至将这看成是通过建立自己的投资组合，根据自己的目标施加影响的一场游戏——大块头可能无法让事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因为分工后留下了很多裂口。

现在我们重新坐上时间机器，转动跨国公司的按钮，离开这个知识产权仅被当作匿名利益相关方积累财富方式之一的闪闪发光的商业世界。相反，我们考虑到变化的地缘政治均势和相互竞争的雄心面前公开的冲突，*在这个世界里，地缘政治作为主要的驱动力，游戏者也有所变化。这又是谁的游戏？*

有价值的不再是利润和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而是国家利益和霸权。**横行于世的并非规则的力量，而是以力量进行统治。**

同时，在这样的方案中，达到的效果会让当今专利权领域中主要的游戏者们大吃一惊。与西方世界的主观愿望相反，随着情况的变化，新进入的强大游戏者在一场争夺霸权的世界游戏中将知识产权作为自己的爪牙，从而使全球化产生令人失望的效果。

《经济学家》的技术编辑肯尼思·丘凯尔在 2007 年坦率地指出：

“在接下来的 40 年里，一些最重大的创新将来自其他地方——西方以外的世界。现在，西方世界应该感到幸运的是，其他世界没有知识产权保护。但你可以想象在 40 年的时间里，伟大的科学治疗方式和信息技术革新都将来自其他地区。”⁸

这一巨大变化的驱动力来自于认为是时候得到自己应得的富足与自尊的亿万人的不懈努力。东亚和东南亚在人口资源和经济实力上都集结成这一波不可阻挡的运作的地缘政治中心。机密的技术知识随着西方跨国公司研发过程中的大量外部采办和亚洲生产技艺的提升而快速东移。发达国家越来越难以运用知识产权作为维持技术优势的

⁸[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96D56E6A679C489CC12572DC0030ABD9/\\$File/Interview_Cuckier.pdf](http://documents.epo.org/projects/babylon/eponet.nsf/0/96D56E6A679C489CC12572DC0030ABD9/$File/Interview_Cuckier.pdf)

方式，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被排除到这个进程之外，而不是加入到“公共知识”的公理之中。

各国人民和文化都在相互竞争。知识产权已经脱离了私有和商业领域，转而成为这场战役中的一项有力武器。新的加入者越来越成功地塑造着系统的发展轨迹，他们利用知识产权和工业标准来确立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优势，随着他们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增强而逐步适应现有的规则。西方世界制定了另外的保护机制，树立贸易和知识产权壁垒，对来自新加入者的激烈竞争作出回应，并且——根据先前的计划⁹——最终利用一个新的独立市场，涵盖欧洲和北美洲的跨大西洋自由贸易联盟的建立来做出反应。除了规范和标准协调一致，地区内贸易自由化之外，来自地区外的进口会遵从新的环境与劳动力标准。这就意味着不光是产品规格，还有产品的生产方式都决定着它是否有资格被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进口与消费。亚洲是通过一个将主要亚洲国家与拉美国家联系起来的跨太平洋联盟来做出回应。

就这样，两个居主导地位的贸易集团——跨大西洋集团和亚太集团——在 2025 年之前形成。相互竞争的贸易地区在有对抗性知识产权体制的技艺和知识上展开斗争。更强大的“外部”国家削减他们自己的交易，而贫穷一些的国家则遭受损失，或者只是绕开知识产权。新加入者通过国外知识产权转让实现的利润现在非常高，但在国内，他们遵循着不同的模式：合作、开放的创新帮助他们的经济实力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一些发展中国家聚焦于集体知识产权，努力管理他们的生物多样性遗产。2007 年的临界国是 2025 年最重要的创新者，维护着一个坚固的全球专利系统。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不予理睬，或将开放的资源作为穿过数字分隔的唯一途径。在这些情况下，全球的执行系统逐渐萎缩，《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最终失去其所有的实用性。

⁹同注释 2

在这个如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稀缺等全球挑战需要全世界协调行动的时代，整个世界的分裂肯定不会是一个空想的方案。这并不是一个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希望居住的世界。但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按下重启键，重新组合一次，转而尝试一些浪漫的革新如何呢？我们降落在**知识之树**的森林里，*在这个世界里，社会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在这套方案里，不断降低的社会信任感和不断增强对知识产权系统的批评导致这个系统逐渐腐蚀。主要的游戏者是那些流行的运动——通常是公民社会、商业、相关政府和个人的联合——这些运动将寻求挑战现存的规范。

万花筒般的社会虽然分裂但仍然联合着——就具体的问题和具体危机共同应对人类需求所面临的真实与想象中的威胁：对健康、知识、食物和娱乐的追求。各种不同的声音和对世界的不同看法造就了受人们流行的关注点和兴趣，其中媒体在鼓舞人心的辩论中扮演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波松散的“知识运动”对应着 20 世纪 80 年代的环境运动，一开始由小规模、有着特殊兴趣的团体激发，后来慢慢聚集了力量，通过例如知识获取运动的联盟获取了更广范围内的注意力。主要问题是如何在确保知识一直是一项公共利益的同时也承认奖励创新的合法性。

由于专利系统的萎缩，在敏感的标准领域中只给予非常少量的专利权。由于追求知识运动的兴起，对版权的约束也得到了极大的限制。总的来说，知识产权自由标准面临着强大的社会压力。

这样的状况有利于标准，却损害专利权，因此让我们技术员带头怎么样呢？我们的信条是：有问题就一定有技术可以解决，“欲与天公试比高”，*在这个世界里，技术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最后这套方案围绕着专利系统的分裂而展开。社会对技术的依赖和更大的系统风险造成了这样的变化；主要的游戏者是技术统治论者和对全球危机做出回应的政治家们。高度累积的创新过程基础上复杂

的新技术被看作是解决如气候变化等系统问题的关键，这些领域内技术的散播显得极为重要。这些新技术的知识产权需求越来越多地与经典的、个别技术的需求产生冲突。最终，这种“包治百病”的模式会被废除，专利系统会对新科技的发展速度，多科性，和复杂的特质等方面产生影响：之前的专利系统仍然适用于普通的技术形式，而新的专利系统将采用知识产权保护的其他模式，比如，权利许可。专利系统愈来愈依赖于技术，同时，知识探索和知识分类的新模式正逐渐显露出来。

当知识产权系统围绕着工业部门分裂开来的时候，在几乎所有与标准相关的技术领域，比如，电信，语音 - 影音媒体和电脑行业等，与权利许可相关联的“软知识”产权领域成为了一项基本的规则。在这些工业标准的领域¹⁰中，专利权的排他性是不存在的，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的。原因你很容易可以想到：其他严重的问题产生了。要在技术产业之间划一条法律的分界线，实际上会引发一系列的争论，比如，这条分界线该划在哪里？由谁去划？如何去划？设计这种范例模式的工程师们绝望了：律师们又赢了。

展望

让我们回到现在，回到这个充满矛盾的现实。这篇概要以及我们关于“未来发展”的多次采访都说明：知识产权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太多了，进行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今的理论中的几个重要因素现在看起来愈来愈符合现实情况，我们需要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做的方案不是预测，更不是想象。具体来说，以上提到的关于标准的一些要点只不过是由一小部分专家冥思苦想得出的不知是否具有可行性的范例，这些专家在研究过程中完全遵循方案的内部逻辑，仅仅是为了这次研讨会中的例证而进行研究的。

¹⁰ 早期预警，见

<http://www.iam-magazine.com/blog/Detail.aspx?q=f4c17b39-bc4b-41ce-ad08-76e522648c6d>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此次研讨会已经从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我们的目标：提供窗口，以了解这个充满潜力和机遇的世界，而不是为专家或者研究机构提供便利，让他们去检验他们所做的战略决定的持续性和合理性，或是检验他们是否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盲点。

欧洲专利局的研究方案是以全球为研究范畴的，并尽量在本质上做到中立，所以，欧洲专利局的方案研究对于任何对知识产权的影响有兴趣的机构或组织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工具，而知识产权的影响就像支撑以知识为基础的全球化经济的流通货币一样重要。我们得出的结论恰好证实了这些假设。通过对我们完全不熟悉领域的积极研究，很明显我们正在朝着我们的目标前进。

当前我们的目标是在内部和外部同时利用这项工具。有人势必会问：“为什么欧洲专利局要如此关注包括标准涉及领域在内的外部情况？”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全球性”的知识产权系统正受到极大的挑战，我们是全球化中的一部分。“标准”是个热点问题，通常，尽快找到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的权宜之计要优于寻根究底地探清问题的本质。尽管如此，我们相信，知识产权和标准系统以及它们本质上的相互联系在全球都有极大的影响，并且基于这种影响，我们不仅要想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宜之计，更要与同样关心这两种系统未来发展的同仁们一起，在内部冲突超出我们的控制之前，确保我们所作的改良和妥协符合整个社会和整个产业的利益。为了知识产权和当前已设立的标准，我们必须要让所有人一看到“F”这个字母就想到它是代表“公平，合理和非歧视”原则的缩写。

欧洲专利局可以做出的贡献是(当然，将我们有限的资源和核心优先事务考虑在内)：为有兴趣的组织和机构提供可用的工具和人力资源(方案研究概要，训练有素的协调者，方案研究方法论，等等)，让共同承担风险的人可以依照他们的意愿自由做出选择；建立专门机构，推动知识产权和标准的发展，在这所专门的机构下，“公平”的原则

不管在何种情况或假设的条件下都可以实行。这会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选择，特别是当我们深入研究专利标准侵权行为潜在的长期方面时。

另外，欧洲专利局可以组织另外一次研讨会，运用方案研究方法论为标准制定组织以及亚洲服务。对于两者而言，研讨会的内容在其限定范围内都是机密的。我们会与你同心协力，探究出新的解决方案和思维，打破那些潜在里存在争议的现状的桎梏。